

春分，在北方念南方

胡子

来冰城三周了，最近有点想家。昨日又春分，老家的油菜花开得正浓，金黄处处，真的是“春色满园关不住”，蜂群狂舞，河风一吹，满鼻子清香，不像北方，还感受不到多少春意，风也是冷的，远没有家乡春意浓郁。

喝杯家乡宿松的香芽，更是情绪泡开，就像这杯中的茶叶，慢慢舒展，喉间温润得似乎就在家乡的田野间撒野。

“春分犁不闲，谷雨好种田”。母亲估计又在田间地头忙碌起来了，虽然一再劝说别做了，好好在家照顾好身体最重要，但老人还是倔强得很，总不得一刻闲，我们说多了，她还不高兴起来，老说“趁现在身体好，种点自己吃的，不求人”。没法，只能任由她，好在不犁田插秧、打谷收稻了，没什么重活，顶多就是在院子里应季种些蔬菜，再就是地里的油菜红薯一类相对轻松点的农活。像母亲说的“能干得动，就多干点，等真干不动了，想干也不行了”。做了一辈子农活的母亲，真让她突然闲下来说不定还真不如忙这弄弄那好。

我虽久在北方，但母亲总不时投喂老家各种吃食，只要一视频，母亲就会说“是不是寄点青菜啊，还有鱼呢”，老家这会地里的野菜山上的香椿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草树苗的确是鲜嫩得不行，那一口下去，真是春到嘴里，完全不是在饭店里咬春饼能体会到的。

春分时节，老家有吃春团的习俗，清早，趁着露水，去地垄里掐些类似小葱的一种野菜（老家土话叫小suo，学名可能是薤白）的嫩苗，回家切细，拌在和好的面粉里，做成圆圆状，贴在锅边，有点类似于东北铁锅炖的贴饼子，清香扑鼻，趁热吃起来，酥嫩可口，口水直流。

现在超市里也有卖春团的，绿绿的小圆形，吃起来只能算是聊以安慰，远没有母亲做的入口对胃。

小时候，我最馋的就是红烧小鲫鱼，带点汤，放些青蒜苗，配点红辣椒酱，几口一个，下饭得不得了。还有长江白条，都是老家最勾人的美味。

在北方吃了各种花样百出的鱼，哪怕是一些贵得离谱的，无论清蒸红烧还是侉炖，一律都敌不过小河鱼的鲜嫩爽。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家燕该回来了，家里屋顶上有三个燕窝，左中右恰好差不多一条线，真是惊奇燕子超乎寻常的感知。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远离一个冬天的燕子们都叽叽喳喳回来了，各自每家里屋外来回不断飞，大燕一飞回来，小燕子就趴在窝口伸长脖子叽喳叫，大燕就把嘴里衔着的食投喂到小燕的嘴里。燕窝下面经常是一片狼藉，讲究些的人家，一般都在燕窝下面支个小挡板，以尽量接住这些家燕不期然的排泄物。有时家燕停在屋檐下或者窗台上掉下排泄物，说不定落到了家主身上或者衣服家具上，招来一通埋怨，甚至会惹得主人大骂，更有调皮捣蛋的小孩，好奇屋顶燕窝，找来一个梯子，胆大的小心翼翼爬上，趁大燕飞走觅食，就掏出燕窝里的小蛋或者刚孵化出的小燕，拿下来玩个不停，父母们见到总是赶紧呵斥小孩，把没玩坏的蛋没要死的小燕又认认真真地放回原窝，生怕真把燕子得罪了，来年说不定就不来这家坐窝。在老家人的眼里，家里有燕子来是家财旺相的象征，所以对燕子总是有种别样的感情，这其实也是千百年来乡民们最朴实的对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生活的认知，这一发自内心最虔诚的敬畏才真正是有生命力的存在，就像无论岁月如何改变，乡村的那种淳朴自然气息是大都市根本比不上的，也不是在文字语言中能真正体会到的。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绿野徘徊月，晴天断续云”“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三分春色，细雨千丝”，这些优美的诗句所营造的意境确实是美不胜收，但还是抵不过真正地亲自去田间地头感受春天的美好，那种身临其境的摄人心魄会让任何语言文字都黯然失色。

春分，我在北方想念皖西南的家乡！



开合 张永生 摄

寻找野杏花

天凌

转眼天气就彻底暖和了，毛衣都穿不住了，双休日，晓雨拉上小赵一同去爬山，专门去寻访山里的数十株野杏花。晓雨记得，野杏树集中在废弃了的原国营茶厂的后门那儿，所有的树都是老树，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开起来如粉色的云，轻盈、夺目、内中有光。而且，最妙的是大山深处没有什么看花人，山愈静，花愈闹，吸引了大量的蜜蜂。要是恰好遇见赶花的养蜂人，就可以顺便买到色如琥珀的蜂蜜。小赵提醒她：“要不要搜一搜原国营茶厂周围都有哪些村庄，别走错了。”

晓雨自信满满地回应：“不用开，我记得方位。别忘了，我在大学里辅修过古建筑勘探。”

小赵就跟着她往深山里去，走了两小时，随身带的水都快喝完了，也没有见到杏花的影子，倒是看到很多野鸟，在啄食茶树的果实。晓雨心里也有点慌，嘴上还安慰小赵：“我记得就在这一带，你看，这些茶垅都还在，看着似乎还有人打理，茶厂肯定离茶垅不远啊。”小赵打开高德地图来搜寻，那家国营茶厂可能废弃10年以上了，地图上竟也找不到。小赵见晓雨又累又渴，就提议说，要不咱回家吧，回家的路，倒是清晰的，出了盘山小道，到大路上就可以打到车。

两人心有不甘地往回走，经过一个山洼，忽见寺庙的明黄色山墙，晓雨就提议进去讨一口水喝，歇歇脚，因为她实在有点走不动了。两人有点踉跄地进了山门。谁想，正好赶上寺里的僧人在吃斋饭，听说他们迷路，好心的住持和尚就给他们盛了两碗饭，每碗饭上盖了一勺炒菜苔，一勺红焖萝卜，告诉他们不够还可以添，“吃饱了，你们才有力气下山啊。”

菜肴简单朴素，只有一只大碗和一双竹筷，小赵两口子却吃得迫不及待，米饭晶亮，菜苔肥糯，萝卜熬得透明清甜。住持和尚见他们吃得香甜，也很高兴，介绍说，菜蔬与稻米，都是寺里的僧人种的，原国营茶厂迁离后，那些茶树还在，

他们还接管了一部分，冬天修枝上肥，春天采茶炒茶，一切都自力更生。大和尚还拿出了自己采摘的茶叶，给客人奉茶，并询问今年春茶的滋味如何，小赵老实说：“茶叶原料不错，有兰花香气，只是青味和涩味有点重。”

大和尚见他懂茶，就默默地找了一个小碟子，抓了一小把茶叶投在上面。小赵听过声响，说：“茶叶采得很仔细，芽头也齐整，只是辉锅没有做得很透彻，因此，茶芽落下的声音发闷，并不干脆。”大和尚听了他的判断，笑道：“施主所言不虚。来了就是缘，送你们二两茶，记得回家用电饼铛加热一下，杀杀青气，味道会更好。”

听到“电饼铛”三个字，小赵两口子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大和尚笑笑说：“茶没有炒好，也有办法补救，电饼铛容易控制温度，我试过，效果不错。”

进山又出山，两人走了快三万步，一株野杏花也没有看到，拎着大和尚给的茶叶包下山时，晓雨有点惭愧，自我检讨说：“早知道咱就去那些有名的访樱圣地了，大学、湖边、护城河畔，一样是看花，哪用得着付出这么多脚力，再一无所获地离开。”

小赵笑道：“怎能说是一无所获？要不是你非要讨水喝，我们也不会有机会到这荒僻的山寺中。虽然没有看到杏花，但看到满地的紫红菜苔和萝卜缨子，一壁的字画，还有寺中香樟树筛下的漂亮的影子，也可以说是不虚此行。大和尚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与他相谈，很治愈，让人很舒服。春游的收获，不就在这里吗？”

停了停，他又说：“凡事一定要按照计划表行事，那咱这一辈子会多生多少气啊。过日子，旁支斜出才有趣，能达成六成目标，就应该感到欣喜。”

晓雨深表赞同，泛泛地劝人心胸豁达是没用的，内心深处得有个卡尺——一件眼门前的事，能补救六成，就应当释怀，你会发现，生活中大部分的心有不甘、互相埋怨以及悔不当初，都可得到化解。

生命的律动

黄黄昱

院子里的两棵香椿树居然爆芽了，这两日疯了一样的长。之前弟栽下它们的时候，我还一劲儿说风凉话，结果它们就用实力打了我的脸。树干不高，但

该出芽的地方一点也不省着，密密匝匝长满了。为了应节气，我把两树芽全撸了，香椿炒蛋，香香软软全是春天味道。

新芽长得很快，才撸完一茬，另一茬又长起。蓬勃的绿芽如同光阴的疗愈者，细心编织年轮。

我在晨露未晞时收割香椿，指尖感受

着它们的战栗，那是生命在时光缝隙中的脉动。饱满的爆裂声是惊醒灵魂的慨叹，那些野蛮又肆意的成长呀，会填满所有光阴的裂纹和生活的颓唐。

春兰也开了，尽管只有一株，但满足了我对兰的所有期望。养兰的妙处在于，无花时赏叶，有花时赏花，花盛时品香，花谢时品人生。我并不是擅养花的，特别是兰，养好养坏全凭运气。所幸，散养亦有散养的好处，花们失了娇惯，竟成就了天然的性子，应时而来应时而去，不矫情亦不畏惧。把花期揉碎成细密的鳞片，藏在墨绿的剑叶之下。在我们俯身细嗅时，时光已在花瓣上凝结成香，那些被我们称为“错过”的岁月，其实都蛰伏在时间的褶皱里，等待在某个清晨被阳光照亮。

